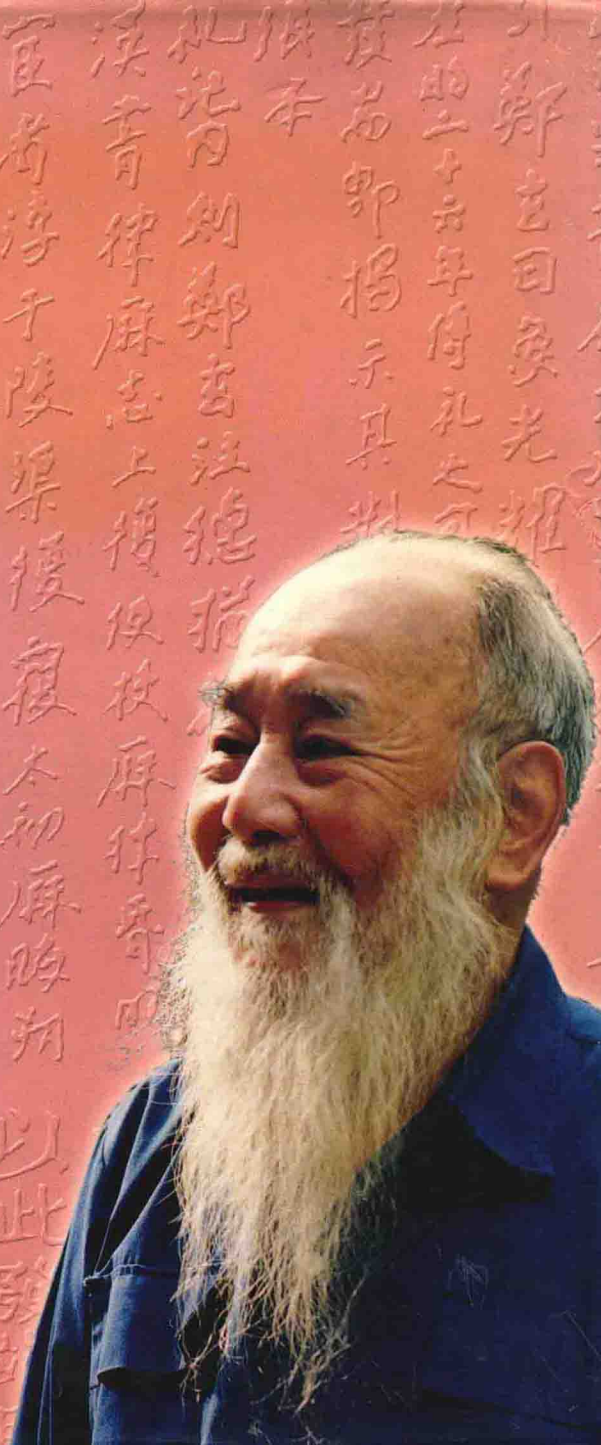


歲久彌光

中國古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
楊明照教授九十華誕慶典暨



歲久彌光

楊明照教授九十華誕慶典暨
中國古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



巴蜀書社

2000·成都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歲久彌光：楊明照教授九十華誕慶典暨中國古典
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/ 曹順慶主編。—成
都：巴蜀書社，2000.9

ISBN 7-80659-113-3

I. 歲… II. 曹… III. 古典文學—文學研究—
中國—文集 IV. I206.2-53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0)第 46672 號

策劃組稿：李 蓓

責任編輯：李 蓓

封面設計：文小牛

歲久彌光

項 楚 名譽主編
曹順慶 主編

巴蜀書社出版發行
總編室電話(028)6656816
新華書店經銷

(成都鹽道街三號 郵編 610012)
發行科電話(028)6662019
成都福利東方彩印廠印刷
成都武侯區機投鎮潮音工業小區(028)7445573

開本 850×1168 1/32
2001年1月第一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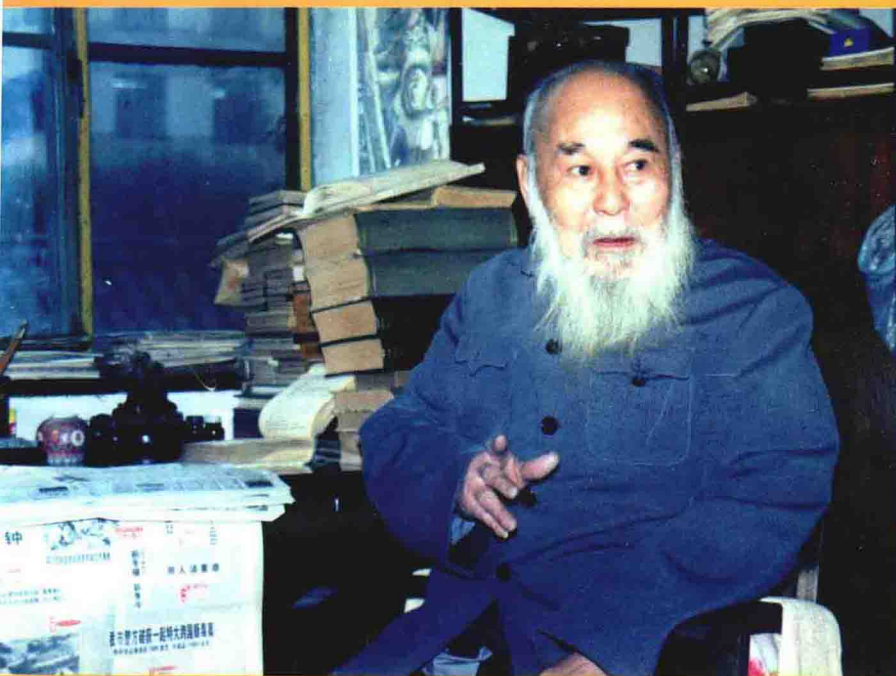
印張 14.125 字數 325 千
2001年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-1000 冊

ISBN 7-80659-113-3/Z·14

定價：35.00 圓

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



中國古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





▲ 楊先生與曹順慶（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院長）

▼ 楊先生與沈謙（臺灣空中大學教授）



▲ 楊先生與葉子銘（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）

楊明照教授傳略

(代 序)

今年值業師楊明照教授九十華誕，海內外學人齊集川大慶茲嘉辰。順慶忝侍門墻，久蒙誘導；謹以短筆，敬述先生學行。仰止泰斗之光，恭祝南山之壽。

在“天府之國”四川省的中部，有一個物資富饒、山青水秀的大足縣，它是聞名于世的藝術珍品——大足石刻的所在地。地靈人傑，著名的《文心雕龍》研究專家楊明照教授就出生在這裏。

先生名明照，字弢甫，漢族。1909年農曆10月23日出生在一個以“儒醫”著稱于鄉邑的家庭。先生六歲不到，便與三哥同時發蒙，開始其漫長的求學生涯。先生的第一個老師，是他既教私塾又行中醫的父親。父親對先生管教很嚴，期望甚殷，教他讀的第一部書《龍文鞭影》，是很艱深的四言韻語。先生兒童時期即好勝心強，求知慾旺，每天都能按時完成規定的背誦任務。時至今日，還能背出其中不少句子。《龍文鞭影》一讀完，接踵而來的是“四書”、“五經”、《古文觀止》、《唐詩三百首》、《聲律啓蒙》以及《論語引端》、《四書題竅匯參》、《了凡綱鑒》等書，都成爲必須依次誦讀和閱覽的要籍。之後，《傷寒論》、《金匱要略》和各種“歌括”又成爲必讀書。

先生少年時期，基本上是被關在家中讀書作文。這使他有如

籠中的鳥兒，渴望到大千世界去自由翱翔。機會終於來了：1926年春，大足縣創辦了一年制簡易師範，屬公費。父親叫他去報攷。初出應試，即幸而獲選。真乃喜出望外。進校後，學習更加勤奮，取得了較好的成績。臨近畢業之時，幸運之神又一次降臨，新建縣立初中開始招生。爲此，先生夜以繼日地突擊學習英語，準備應試。攷試結果，名列前茅中選了。

初中三年，所學內容十分豐富，有自然科學、音樂、美術等各種課程，但先生對國文尤爲偏愛。當時的國文課每周六學時，共上六學期。教國文課的老師姓蒲，先生很喜歡聽他的課，對每周六學時的國文課，猶覺未足。蒲老師也十分喜歡這個勤奮好學的學生，每逢寒暑假，都借書給先生看，并規定要交讀書筆記。在蒲老師的關懷和指導下，先生閱讀了大量新書。謝無量的《中國六大文豪》等名著，就是那時通讀的，這開闊了先生的眼界，進一步引起了他對中國古典文學的興趣和愛好。

初中剛一畢業，適逢重慶大學文科預科第二次招生。先生跋山涉水，興致勃勃地趕到重慶參加攷試，結果不虛此行，奪標高中。

由于先生所讀的簡師、初中和重大預科都是新辦的學校，無論是課程設置還是學習氣氛，都勝過早辦的學校。尤其是擔任各課的老師極其認真負責，當時教文科預科的老師有的還是教大學本科的，踏上預科的講臺，小試牛刀，游刃有餘。從教學內容到教學方法，都給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正是這些老師將他引上了終身從事古典文學研究的道路。影響最大的是著名的《婉容詞》的作者吳芳吉老師。1931年春，先生已是文預科二年級學生，吳老師給班上開“文學概論”課，博學多識，善于講授。經常引

用《文心雕龍》中的辭句，講得繪聲繪色，娓娓動聽。《文心雕龍》那宛轉自如的駢文，體大思精的理論觀點深深吸引了青年時期的先生。從那時起，便與這部古代文學理論批評巨著結下了不解之緣。買了一部石印黃叔琳《文心雕龍輯注》，仔細閱讀，越讀越喜愛。暑假回家，也隨身攜帶，並逐篇誦讀，夙夜匪懈，假期還沒有滿，已將全書背得滾瓜爛熟。不過，在誦讀之中，先生也碰到了一大難題：《文心雕龍》的作者劉勰學識淵博，行文道麗，在他的筆下，四部群籍，任其驅遣，徵事數典，“用人若己”，宛轉自如。但却給讀者帶來了很大困難：有不少地方一般人很難讀懂，自明代以來，儘管有王惟儉、梅慶生、黃叔琳等學者對這部書進行過校注，但疏漏和錯誤之處甚多，並且有不少重要之處根本沒有校注。先生常常因為不能窮盡其意而苦惱。當時某老師常常在講授“六朝”文（含《文心雕龍》）時也碰到“攔路虎”。面對這一大難題，生性倔強的先生便萌發了一個大膽的想法：將這部極有價值的書盡量準確地校注出來，讓更多的人了解它！

初生之犢不畏虎，1932年秋升入本科國文系後，盡量利用可利用的時間開始攻關。當時他並不懂得版本、目錄、校勘等方面的知識，也未聽過這方面的課程。但他迎難而上，邊學邊幹，邊幹邊學，逐漸由不懂而懂得一些，由不熟悉而熟悉一些。“真積力久則入”，他廢寢忘食地鑽研，終於有了初步收穫：他的第一篇心得體會寫出來了。將此文呈交一位心服的教師斧正，教師閱後批道：“文中多所匡正，發前人所未發，大有可為！勉之，望之！”這一評價，給先生以極大的鼓舞！在老師的啓迪下，遂繼續深鑽。天長日久，便發現黃叔琳、李祥等人的注，在文字的

是正、辭句的攷索等方面，都有不少未盡的地方，極有補校補注的必要。爲此，先生在研讀中，偶有所得便分條記錄，日積月累，逐漸增多。後來借得范文瀾《文心雕龍注》，嘆其取精用弘，難以幾及；無須強爲操觚，再事補綴。但既已多所用心，不願中道而廢。于是棄同存異，另寫清本。嗣後如有增補，必先檢范《注》然後載筆。在研閱范《注》過程中，先生發現范《注》的不少疏漏和錯誤，便逐條清寫，撰成《范文瀾文心雕龍注舉正》，後在燕京大學《文學年報》上發表（1937，3期）受到同行學者好評。1935年秋，重慶大學併入四川大學，先生也自然成爲四川大學學生。在川大，他繼續鑽研《文心雕龍》，1936年夏，就把這些年弋釣所得清寫爲畢業論文，題目是《文心雕龍校注拾遺》，當時畢業論文的指導老師龐石帚教授看後非常贊賞，給這篇論文打了滿分——100分。

在大學的四年學習中，先生在補校補注《文心雕龍》的同時，還從事《劉子》的校注工作，并寫出了初稿。1938年發表在燕京大學《文學年報》第四期上的《劉子校注》，就是用這部初稿增校幾種版本後付印的。另外，還寫了《春秋左氏傳君子曰徵辭》、《劉子理惑》、《說文采通人說攷》等論文，這些以後都發表在《文學年報》上。

1936年秋，楊先生以優異的成績攷入燕京大學研究院國文部，指導教師是著名文學批評史專家郭紹虞。在郭先生的指導下，先生繼續深入進行《文心雕龍》的研究。

當時的燕京研究院集中了國內一批著名學者，治學條件極爲優越。一進燕園便如魚得水，自由自在地在知識的大海中遨游。在研究院的第一學年，他選修了顧頡剛先生的“春秋史”，聞一

多先生的“詩經”，錢穆先生的“經學概論”和容庚先生的“古文字學”等課程，老師們各有特長的治學方法，對楊先生產生了極大影響，形成他嚴謹、求實、創新的學風，奠定了良好的基礎。研究院的第二、第三學年不再選課，枕經籍書，起早睡晚，頗饒讀書樂趣。在《文心雕龍》研究上，多方參稽，所得比過去增多。多年的努力，終於結出了碩果，1939年夏，《文心雕龍校注》一書，殺青定稿，作為研究院碩士學位論文，順利通過。這本書成為先生學術生涯的奠基之作。1958年由上海古典文學社出版以後，在海內外引起了重視。獲得了同行的一致好評。臺北世界書局，河洛書局、香港龍門書局皆相繼翻印或影印。日本立正大學教授、著名漢學家戶田浩曉專門撰寫了《讀楊明照氏的〈文心雕龍校注〉》一文，給予了很高評價，認為《校注》中“有不少發前人所未發的見解”，堪稱“自民國以來一直到戰後《文心雕龍》研究的名著”。^①臺灣學者王更生說：“楊氏撰寫此書極具匠心”。“這是楊氏嘔心瀝血之作。在《文心雕龍》的研究上，為後人樹立了一個新的斷代”。^②王更生所謂“樹立新的斷代”之說，決非過譽之詞。“自范文瀾、楊明照的注本問世之後，無論港臺或大陸，近三十年來的注本，無不以范、楊二家為基礎”。^③美國的劉若愚、施友忠，日本的戶田浩曉、興膳宏等不少著名學者，皆曾引用該書，並給予好評。

在研究院學習期間，除了寫作《文心雕龍校注》一書以外，先生還先後寫出了《莊子校證》、《呂氏春秋校證》、《太史公書稱史記攷》、《劉子校注》、《九鼎攷略》、《呂氏春秋高誘訓解疏證》……等多篇論文，分別發表在《燕京學報》（1937—1939）和《文學年報》（1937—1939）上。短短三年時間，收獲如此之豐！

研究院的求學生涯，是先生學術研究的第一個高潮。

1939年，先生結束了他的求學生涯，走上了講臺，成為燕京大學的一名助教。1941年至1942年，執教于北平中國大學，1942年返蜀，執教于成都燕京大學，升任副教授。自1946年始，先生回到母校四川大學，1950年升任教授，並執教至今。

先生教學極為認真負責。在建國前的十年中，先生曾講授過“大一國文”、“文獻知識”、“歷代文選”、“六朝文”、“《昭明文選》”、“讀書指導”、“《淮南子》”、“《文心雕龍》”等多門課程。除了努力教好各門功課，應付繁忙的教學任務外，仍抽出時間，堅持學術研究。先後寫出了《劉子校注》、《抱朴子外篇校箋》兩部專著初稿，另外，還發表了《史通通釋補》（1940年《文學年報》第6期）、《梁書劉勰傳箋注》（1941年《文學年報》第7期）、《郭象莊子注是否竊自向秀檢討》（1940年《燕京學報》第28期）、《抱朴子外篇舉正》（1944年《中國文化研究匯刊》第4卷）、《漢書顏注發覆》（1946年《中國文化研究匯刊》第五卷）……等十篇論文。這一時期，是先生學術研究的第二個高潮。

新中國成立後，先生真誠地向黨靠攏。他努力學習馬列主義的文學理論。明確了“批判繼承”、“古為今用”、“厚今薄古”等原則。在教學和研究上都有了新的認識和提高。

1958年下半年，先生不幸患了嚴重的風濕性關節炎，行動不便。為了堅持科學研究，他讓老伴把磚燒熱，用以燙熨患部，儘管大汗淋漓燙熱難忍，仍咬牙堅持。但由於病情加重，先生終致臥床不起。學校及系領導讓他全休，但先生却不肯白白浪費時光。他把枕頭墊高，讓孩子們把需要的資料找來，對照着已出版的《文心雕龍校注》，又開始了重新“補注”工作。病情稍一好

轉，先生即堅持每天鍛煉，最後治好了關節炎，又走上講臺。1959年，先生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。已過“知命”之年的先生決心更加努力地為黨工作。從1959年至1963年，發表了《從〈文心雕龍〉“原道”、“序志”兩篇看劉勰的文學思想》（1962年《文學遺產增刊》第11輯）、《劉勰論作家的構思》（1962年《四川文學》2期）、《四川治水神話中的夏禹》（1959年《四川大學學報》第4期）、《重申必須重視引文和注明出處》（1961年《光明日報·文學遺產》第357期）、《劉勰論創作過程中的練意和練辭》（1962年《四川文學》10期）、《漢魏六朝文學選本中幾條注釋的商榷》（1962年《光明日報·文學遺產》第396期）、《〈文心雕龍〉研究中值得商榷的幾個問題》（1978年《文史》第5輯）等等。這些論文，有的在國內外產生較大反響，獲學界同行的重視和好評。

“十年內亂”時，先生被扣上了“反動學術權威”的帽子，受到百般凌辱和摧殘，被分派去掃馬路、沖廁所，動輒得咎。在那人妖顛倒，是非混淆的日子裏，先生沒有動搖自己的信念和追求。每天應付了造反派分派的“工作”回家後，就把房門緊閉，將過去收集的資料和各種版本翻揀出來，攤在一張大床上，繼續進行《文心雕龍校注》的補訂工作。為防意外，他準備了一張草席，如有不速之客敲門，就立刻打開那張草席，將床上的“違禁物”——書籍和資料蓋上，然後徐步出來應付。一個嚴冬的下午，先生一家被造反派趕出學校，住進了兩間狹窄而潮濕的陋室，在惡劣的環境下，先生沒有停止研究工作。小屋早晨光綫不好，他就帶上一本平裝的《文心雕龍》到屋後生產隊的菜地邊去研讀。後來搬進城裏親戚家，生活和工作條件纔稍有改善。每天

專心致志地工作：上午依次重溫六朝典籍和瀏覽唐宋類書，午後則逐篇增訂《文心雕龍校注拾遺》及分類補充《附錄》。志趣所鍾，雖嚴寒酷暑，從未間斷。因而久已荒疏的典籍又熟悉起來了；多年收集有關《文心雕龍》的各種資料，得以分別部居，不相雜廁了。當寫出清本與原已印行的書比較，《校注拾遺》部分多了五分之二；《附錄》則擴充得更多，由六類蕃衍為九類。“禍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禍之所伏。”十年浩劫，多少人虛擲光陰，而先生却搶回了這寸金難買的寶貴時光。1982年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先生在十年浩劫中完成的近60萬字的《文心雕龍校注拾遺》。該書一出，立即引起強烈反響，海內外學者給予了很高的評價。香港《大公報》專文介紹該書，認為這是楊先生繼《文心雕龍校注》之後，積四十餘年功夫而成的碩果，解決了某些千古疑難，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。國內學者則將此書譽為“研究《文心雕龍》的小百科全書”^⑤，成為“譽滿中外的洋洋巨著”。^⑥

打倒“四人幫”後，70高齡的楊先生又煥發了學術青春。先後發表了《劉勰卒年攷》（1978年《四川大學學報》第4期）、《劉勰滅惑論撰年攷》（1979年《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研究叢刊》第1輯）、《〈文心雕龍·隱秀〉篇補文質疑》（1980年《文學評論叢刊》第7輯）等八篇較有質量的論文。1979年，先生出任川大中文系主任。他除了忙於系上的工作外，還擔負了指導研究生的任務，成為“中國文學批評史”學科首批博士生導師。在學術界，德高望重的楊先生擔任了不少學術團體的領導，歷任四川省文聯副主席、省作協副主席、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顧問、全國《昭明文選》學會顧問、全國《文心雕龍》學會副會長、全國蘇軾研究學會會長、四川省文藝理論學會會長、省比較文學學會名

譽會長、成都市文聯主席、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編委會顧問、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學術顧問等。

1978年和1980年，先生不幸患病，先後動了兩次手術，膀胱割去了一部分，體質日衰，目力銳減。他的兒女們都非常着急，特別是曾獲世界乒乓球雙打冠軍的小女兒楊瑩，專程從國家乒乓球隊趕回來看望和照顧父親。家人們都勸他好好休養，勿以學術為念。但先生並沒有被病魔壓倒。他以頑強的毅力，堅持鍛煉。每天黎明即起，到校園中慢跑。以後，身體慢慢復元。如今先生銀髯飄飄，紅光滿面，目光炯炯，步履穩健。他正抓紧有生之年，為國家培養人才，為學術多作貢獻。近年來，招收了幾屆碩士和博士生。在學術研究方面，出版了四十萬字的《學不已齋雜著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）和二十餘萬字的《劉子校注》（巴蜀書社1987年版），並已完成約八十二萬字的《抱朴子外篇校箋》由中華書局出版。同時，還發表了《抱朴子外篇校正》（1985年《文史》23、24輯）、《從〈文心雕龍〉看中國古代文論史、論、評結合的民族特色》（1985年《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研究叢刊》第十輯）、《運用比較的方法研究中國古代文論》（1986年《社會科學戰綫》第1期）等論文，在學術界產生了很好的影響。

1989年，先生八十壽辰，四川大學中文系為他舉辦了隆重的“慶賀楊明照教授八十壽辰暨執教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”，中外學者及先生受業弟子紛紛赴會，撰文敬賀。

臺灣著名學者潘重規教授寄來了論文，並附上賀辭，潘教授寫道：“楊明照教授精研文心，蜚聲國際。著述之豐，鑽研之勤，舉世罕匹。”曾於1960年為先生撰寫書評的日本著名學者戶田浩

曉在文章中寫道：“余曾讀楊明照先生《文心雕龍校注》，受益甚大。後在《大安雜誌》上草短章而述所感，因此與先生結學緣。後辱蒙《文心雕龍校注拾遺》惠贈，知先生之識深，學而不厭，老而愈健，……人品高雅，鑽仰無極。”意大利女學者珊德拉寫道：“楊明照教授不僅是一位享有國際盛名的學者，而且是一位非常不凡的人物。在我翻譯《文心雕龍》的時候，楊教授的文章給了我很大的幫助，現在這些文章仍是我研究工作中不可缺少的珍貴參攷資料。”臺灣著名《文心雕龍》研究專家王更生教授指出：“學不已齋主人楊明照先生，是我國《文心雕龍》學界的泰斗。……回憶 1962 年，當時臺灣在《文心雕龍》研究的園地裏，還沒有完全脫離洪荒初辟的局面時，幸得拜讀先生大作《文心雕龍校注》，從此眼界始遠，胸襟始寬；並以爲先生的論斷客觀，不僅可以上繼黃札范疏，而資料的詳備更有過之。”（以上數段引文皆見成都出版社 1990 年 6 月版《文心同雕集》）中外名家的評論，充分肯定了先生崇高的學術地位及廣泛的、國際性的學術影響。

進入九十年代以來，先生老當益壯，不僅撰寫了《文心雕龍版本經眼錄》等多篇論文，而且還完成并出版了又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，這就是由中華書局出版約八十二萬字的巨著《抱朴子外篇校箋》。該書分上下兩冊出版，上冊于 1991 年 12 月出版（96 年又再版），下冊于 1998 年 3 月出版。這部巨著的出版，被學界譽爲“皇皇巨獻，真可謂千秋大業，萬世宏功！”^⑦香港中文大學著名學者饒宗頤教授爲此書撰寫了題爲《審慎、精細、博洽——評楊明照〈抱朴子外篇校箋〉》的長篇書評。書評開篇即曰：“今天學術界最走運的學問，無如龍學和紅學，龍學是《文心雕龍》